

# 如皋冒鶴亭江陰繆小山兩先生 往還紀實

柳向春

## 摘要

冒廣生與繆荃孫皆係著名文史大家，二人雖年輩懸隔，然交往甚多。據現存繆氏致冒手札八通，及其他相關文獻，可大致勾勒二人之交往脈絡，并藉此可反映清末民初世變之際，學者文人之立身處世及其婉曲之心理。

## 一、前言

如皋冒廣生先生（1873-1959），字鶴亭、鶴汀<sup>[1]</sup>，號疚齋、疚翁、小三吾亭長，別署甌隱、鈍宦，室名小三吾亭，光緒甲午科（二十年，1894）鄉試，中一百三十六名舉人。曾任刑部、農工商部郎中，民國政府財政部顧問、廣東省通志館修纂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特約顧問等職，又歷任廣州勤勤、中山大學，上海太炎文學院諸講席。著有《周易京氏義》、《冒巢民年譜》、《管子集校長編》、《小三吾亭詩文詞》等，輯刻有《如皋冒氏叢書》、《永

**關鍵詞 (Keywords)**：冒廣生（鶴亭）；繆荃孫（小山）；手札；交遊；研究

Guang-sheng Mao (He-ting)；Quan-sun Miao (Xiao-shan)；Letters；Relationship；Research

柳向春：上海博物館副研究員；E-mail: yafeil@126.com

[1] 按：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195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頁375，所收冒氏履歷云：「號鶴亭，一號同生，光緒乙亥（元年，1875）三月十五日生」。

嘉詩人祠堂叢刻》、《楚州叢書》等。錢仲聯先生曾稱云：<sup>[2]</sup>「疾齋先生，身歷晚清、民國以迄新中國建立。一代學人，傳伯外祖周昀叔、外祖周季旣兩先生之法乳<sup>[3]</sup>，讀其煌煌巨著《管子校箋》、《後山詩注補箋》而可以知之；一代詩詞名家，才華蓋世，風格高華，今之朱竹垞、陳迦陵也，讀其《小三吾亭詩集》、《詞集》而可以知之；又復熟諳掌故，如數家珍，交遊之廣暨海內外杖履所及，有如東坡所云『身行萬里半天下』者……」可窺鶴亭生平一斑。鶴亭先生於一九五九年舊曆七月初七捐館滬上，春秋八十有七，藝林莫不惜之，親朋友好乃取古諡法「勤學好問曰文」、「好古不殆曰敏」之義，私諡「文敏」，聞者皆謂有當。鶴亭生平屢掌財柄，然所得皆用之藝文，貲囊未充，一本寒素清白本色。歿後，遺屬乃遵前命，將篋存書畫文獻舉以獻諸國家，現均安藏上海博物館內。今值先生辭世五十周年之際，即以其中江陰繆荃孫來函八通，略為詮解，庶以窺鶴亭交遊之一斑，亦以表紀念之意云爾。

鶴亭早年身世孤苦，雖出身詩書世家，然以父祖早卒，偏多飄零流離，恆僕僕於南北道路，以求安居。然福禍相倚，鶴亭得多識各地名流時賢，亦以此故。冒氏系出蒙元皇裔，才人名士，多有所出，而尤以明末之冒襄<sup>[4]</sup>，即號「明末四公子」之一之冒辟疆，最為知名。鶴亭則適與此十二世堂伯叔祖生於同辰，遂以辟疆再世自詡，為人行事，莫不以辟疆為準的，年僅廿齡，即為其撰就《冒巢民先生年譜》，可見其欽服之情。故其廣交朋友，自居名士，莫不擬諸辟疆。而時人於鶴亭心境，亦多暗解，若梁啟超《冒巢民先生年譜跋》云：<sup>[5]</sup>

「丙申春夏間居上海，始見冒君鶴亭。問姓字，審邑居，輒憶其先德巢民先生言論行事，而口摹之，而目營之，而心追之。」又云：「鶴亭之文，史家之文也。鶴亭之志，殆（辟疆）先生之志也。」范當世《冒鶴亭以江建霞所贈辟疆

<sup>[2]</sup> 《冒鶴亭先生年譜序》（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頁2。

<sup>[3]</sup> 按：周星譽（1826-1884），初名譽芬，字昀叔，一作叔雲，周星詒兄，鶴亭伯外祖，祥符籍浙江山陰人。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由御史官廣東鹽運使。工詩善文，有《鷗堂剩稿》、《東鷗草堂詞》、《鷗堂日記》等傳世。冒鶴亭幼年曾從其居處，最為屬愛。鶴亭之知詞章之學，即源昀叔之濡染。周星詒（1833-1904），字季旣，號千秋，一號窳橫。昀叔弟，鶴亭外祖。官福建建寧府知府。好近體詩，多真摯語。著有《窳橫詩質》、《瑞瓜堂詩鈔》、《勉憲詞》、《三國志考證校記》等。喜藏書，精於目錄之學，藏書處有瑞瓜堂、傳忠堂、書鈔閣等，編有《書鈔閣題跋》、《傳忠堂書目》四卷等。又有《窳橫日記鈔》三卷存世。鶴亭之文獻、掌故之學，多出外祖之教。

<sup>[4]</sup> 冒襄（1611-1693），字辟疆，號巢民，又號樸庵、樸巢，私諡潛孝先生，如臯人。鶴亭族祖。

<sup>[5]</sup> 冒廣生，《冒巢民徵君年譜》卷前，民國十二年刊本。

先生菊吟倡和詩卷屬題即用辟疆韻題二首》自注亦云：<sup>[6]</sup>「鶴亭汲汲焉惟不朽是務，頗自傳會於辟疆復生，不獨時事同也。」可見鶴亭心事，已多為友朋心領神會。鶴亭早歲，便喜結交，每至一地，皆得勝友如雲，少長併具。所以如此者，一則以鶴亭年少多才，詩詞文章同臻上流，文史掌故，皆為擅場；二則以鶴亭不惟系出名門，外氏五周昆仲，亦屬磊落英才，其中外祖周星詒季貺先生更以當世耆宿，巋然獨存，儼然學界泰斗，人人瞻望，欲得一親馨咳。職是之故，當世之人，莫不欲以鶴亭為友，鶴亭之友，莫非一時勝流，而鶴亭所欲以結交者，亦莫非一時英傑。鶴亭《小三吾亭詩》卷一《雜書八章答洪小江先生》云：<sup>[7]</sup>「束髮掉鞅馳文場，結交十九皆老蒼。」《小三吾亭甲集·誥授奉政大夫胡階平年伯六十壽序》亦云：<sup>[8]</sup>「冒子年二十，結交半天下……」可見鶴亭交遊之大概。

今考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初六日，繆荃孫之表兄金武祥致鶴亭函云：<sup>[9]</sup>「繆小山居江陰西鄉之中港，與明代之繆文貞居東鄉不通譜，其流派不同。前詢並及之。小山明歲遙領常州經古講席，惟脩脯甚廉。今秋弟在金陵，即住伊鍾山書院內，頗有江山文酒之樂。」又云「再，筱珊現輯《碑傳續錄》，已得數百篇。因思叟老不可無傳<sup>[10]</sup>，趁此可以彙入。不佞爰就閣下所為行述撰成一傳，寄奉左右，請寐翁酌定擲下<sup>[11]</sup>，以便定稿，勿遲為盼。」可知鶴亭於小山早有矚目，且又有文字因緣在焉，惜南北睽隔，未能早得結交。

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鶴亭納貲為刑部郎中，簽分刑部陝西司行走，派陝西司主稿，管新疆股。光緒二十九年（1903），改商部郎中。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秋，商部改農工商部，鶴亭留任。其與小山（繆荃孫）之交往，即始於此際。繆荃孫（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小山，晚號藝風。江蘇江陰人。清光緒二年（1876）進士。曾入張之洞幕，助編《書目答問》。後任翰林院編修、江楚編譯書局主任等職。歷主南菁、灤源、鍾山等書

[6] 馬亞中、陳國安校點，《范伯子詩文集·范伯子詩集》卷十六，《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337。

[7] 光緒末年刻本。

[8] 同註7。

[9] 上海博物館藏原函。

[10] 按：叟老，即周叟叔。

[11] 按：窳翁，即周季貺。

院講席。曾赴日本考察學務，創辦江南圖書館及京師圖書館。精於金石碑帖、版本目錄之學。辛亥革命後，為清史館總纂趙爾巽聘撰《清史稿》列傳等。晚年寓滬，為友人助刊叢書多種。著述亦富，刊有《雲自在龕叢書》、《國朝常州詞錄》、《續碑傳集》、《藝風堂文集》、《藕香零拾》、《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遼文存》等。宣統元年（1909）五月，小山為學部奏派為京師圖書館正監督。次年九月，入都籌建京師圖書館，乃賃居西城太僕寺街，自此至宣統三年（1911）末，即長居京師。小山於鶴亭，年長近三十歲，為鶴亭之尊長無疑，且久享大名，不惟著作等身，又以創辦南北兩京圖書館而為學界所重，隱然祭酒。小山此際公事私務交結，每每門庭若市，高朋滿座，頗有應接不暇之勢。而鶴亭於小山雖則久存往還之意，然或以時事未諧，雖同寓京師，亦竟久而未修情好。

據《藝風老人日記》（以下簡稱《日記》），直至宣統二年（1910）十月十四日，小山始有拜謁鶴亭之記載，之後復兩月無聞，至十二月朔及十二月五日，乃又有拜會鶴亭之記錄<sup>[12]</sup>，可知小山與鶴亭此際往來並不頻繁。而兩人之相識，當亦即在此年十月之時。據《藝風老人年譜》（以下簡稱《藝風年譜》）〈宣統二年庚戌，年六十七歲〉條：<sup>[13]</sup>「十月，祿保以江南高等學堂預科畢業，獎拔貢，捐主事，分部學習，掣農工商部，派庶務司行走。」祿保係小山長子，生於光緒十三年（1887）小山四十四歲之時，中年得子，寶愛可知。之後雖又產有三子，然次子佛保已殤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三子僧保此時年僅十八，尚未得自立，四子愷保則更少二歲。<sup>[14]</sup>而此際小山已為六十七歲之老翁，英雄垂暮，尚且念挂子孫，況小山於此甫屆成立之長子乎？頗疑疑繆、冒之初識，乃係小山為托付愛子，故而折節下交於此聲名藉甚且又身膺重務之後生小輩。現存小山與鶴亭之函，即作於此時。

[12] 繆荃孫著，李一華等編，《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頁2327，2341，2342。

[13] 民國二十五年刻本。

[14] 此子亦於宣統三年病歿，年僅十六。

## 二、正文

## 繆荃孫 一（1911年1月2日）

鶴亭仁兄大人閣下

往還未晤，歉仄已極。《洗桐圖》埃南皮回即題。小兒祿保分農工商部，今日衙門送信，云文書已到。明日令其來謁，乞賜見之。一切均祈照拂是幸。此上，敬請

著安

弟繆荃孫頓首

## 繆荃孫 二（1911年1月22日）

鈍宦道兄賜鑑

《洗桐圖》敬繳，詩字均劣，詒誚方家。奉到大集，欽佩無已。吳兔牀《愚谷文集》，弟徧求不獲見，尊藏如有，乞段一閱。拙藁呈政。此上，敬請

著安

弟繆荃孫謹頓

以上兩函，內容相接，寫作當在近期。宣統庚戌年（二年，1910）十二月二日《日記》云：<sup>[15]</sup>「祿保分發工商部。」與第一函對勘可知，此函即作於是日。以鶴亭時方任職農工商部郎中，掌商務司印，故令祿保前往晉謁。而小山亦即以弱子出處之故，頗著意於與鶴亭之往還。再據《日記》十二月十九日云：<sup>[16]</sup>「祿保分庶務司。」則祿保之得分庶務司行走，或者即與鶴亭之照拂有關。又十二月二十一日小山《日記》記云：<sup>[17]</sup>「題冒鈍宦《洗桐圖》」，次日又云：<sup>[18]</sup>「還《洗桐圖》與鶴亭，又送文集一部、《四譜》一冊。」再據《藝風年譜》〈宣統二年庚戌，年六十七歲〉條：「十二月，赴南皮會葬張文襄公，與梁星海、端仲剛（端緒）同行，到者二十餘人。」參諸《日記》<sup>[19]</sup>，知此次南皮之行爲十二月十三日出發，十四日到，十五日「文襄公未刻發引，

[15] 同註 12，頁 2342。

[16] 同註 12，頁 2346。

[17] 同註 12，頁 2347。

[18] 同註 12，頁 2347。

[19] 同註 12，頁 2345。

申刻安葬，酉刻送葬、行禮畢。」十七日返回京師。則第二函可定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

函中所謂《洗桐圖》者，即《陳其年洗桐圖》，係光緒三十三年（1907）冬鶴亭於京師廠肆購得者。鶴亭《小三吾亭詩》卷三《得陳其年洗桐圖輒題四絕句》自注云：「圖作于康熙庚申，在《填詞圖》後二年。」又所輯《雲郎小史》云：<sup>[20]</sup>「檢討（其年）舉鴻博日，有《填詞圖》，釋大汕畫。官翰林日，有《洗桐圖》，周道畫。《填詞圖》聞在項城袁氏，葉蘭臺師有摹本，余亦見之。此外，尚有宜興萬氏石刻本。《洗桐圖》今藏余家，陳奕禧隸書，引首有馮溥、張烈、李澄中、博爾都、梁清標、王澤宏、王又旦、林堯英、葉封、林麟煇、徐啗鳳、李基和、翁方綱、張埴、蔣士銓、潘奕雋、王延年、李英諸題。（又有署『弟燮』者，未知何人？其印章，一為『臣燮』，一為『侍從史官』。）余攜此卷謁檢討墓時，出示宜興同人、蔣香谷諸君，咸有題詩，並邀檢討之姪曾孫德順、姪元孫應軫、應斗、姪雲孫明署觀款於卷後。」《洗桐圖》之大概，觀此文可知其要矣。《藝風堂文漫存·辛壬稿》卷一收《題陳檢討洗桐圖為冒鈍宦題》七絕四首，其四云：<sup>[21]</sup>「水繪名園今尚存，琳琅寶墨重清門。可憐遺翰無尋處，我亦東林後代孫。」自注：「先文貞公遺集刻於《常州先哲遺書》，曾輯《拾遺》一卷……」此所言「先文貞公」者，即明末繆昌期（1562-1626），字當時，一字又元，號西溪，江陰人。萬曆四十一年（1613）進士，改庶吉士。挺擊事起，嘗怒斥權臣。後授檢討，以劉文炳之劾，移疾歸。天啓元年（1621）回朝，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魏忠賢疏，時傳為昌期代草，魏黨深嫉之。天啓六年，令緹騎逮問。逾月，復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備至。四月晦，斃於獄。性剛烈，不媚權貴，與楊漣、左光斗友善。福王時，追諡「文貞」。《明史》有傳。著有《周易九鼎》、《周易會通》、《四書九鼎》、《丙辰涉錄》、《己未涉錄》、《從野堂存稿》、《從野堂詩文全集》等。今據前揭小山表兄金武祥函可知，小山與繆文貞並非同宗，故其與所謂「東林後代孫」毫無相干。然小山所以言此者，鄙意以為與其云欲攀附高門，毋庸云欲示好於鶴

<sup>[20]</sup> 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頁965。

<sup>[21]</sup> 民國刻本。

<sup>[22]</sup> 錢仲聯編著，《近代詩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頁1600。



亭。冒鶴亭《題沈友卿井梧懷舊圖》中嘗云：<sup>[22]</sup>「我亦東林復社孫，過江誰念舊清門。」而所藏趙之謙氏爲其外祖季貺所篆之「東林復社後人」印章一枚<sup>[23]</sup>，尤爲鶴亭寶愛不置，長隨身側。冒辟疆係復社巨擘，於明末之復社運動多皆身與其中，故一意以辟疆後身自居之鶴亭，於東林復社之感情自非淺顯，此情此感必爲當日同人所周知，故方欲交好與鶴亭之小山，乃故作此語，言下之意，自不難揣測。

函中所言之「奉到大集」者，當並非之後收入《冒氏叢書》中之《小三吾亭文甲集》一卷、《小三吾亭詩集》十六卷及《小三吾亭詞》四卷附一卷<sup>[24]</sup>，緣此數種，皆係陸續付梓，定本已入民國。即以最早定型之《小三吾亭文甲集》而言，其全文刊行亦已在宣統三年。今考光緒二十六年（1900）鶴亭致金武祥函云：<sup>[25]</sup>「《外家紀聞》已付梓人，並刻近年所爲散文二十餘篇，年內可竟。」則此時所呈奉小山者，或即指此而言。又所言《愚谷文集》，當作《愚谷文存》，計十四卷，係海寧藏書家瓶花齋主人吳騫之集，爲嘉慶十二年（1807）其子廷暘所刻。後又有《愚谷文存續集》二卷，嘉慶十九年（1814）所刻。小山此云欲假借者，未知鶴亭是否有以應之？而下文所言之「拙藁呈政」者，已據前揭《日記》，知爲小山之文集及《四譜》。《藝風堂文集》七卷外篇一卷爲光緒庚子（二十六年，1900）所刻、辛丑（二十七年，1901）印行，《藝風堂文續集》八卷外集一卷，爲宣統庚戌（二年，1910）付刻、民國癸丑（二年，1913）印行，而《藝風堂文漫存》十二卷，所收係民國辛亥（1911）至丁巳年（1917）所作詩文，則其與此函所言者無關可知。<sup>[26]</sup>故此時小山所贈鶴亭者，定係《藝風堂文集》七卷外篇一卷無疑。而所謂《四譜》者，則據楊洪升《繆荃孫研究》一書研究所得<sup>[27]</sup>，「是譜（《孔北海年譜》）」

[23] 朱文扁方印，邊款爲「搗叔爲季貺司馬作」，現藏上海博物館。承上海博物館青銅部孫慰祖研究員見告，此印當篆於趙氏四十歲後數年內。

[24] 此所云與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叢書綜錄》第一冊《總目》著錄者不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460；此據冒懷蘇編著，〈冒鶴亭先生著作目錄〉，《冒鶴亭先生年譜》附錄一（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頁611。

[25] 冒懷蘇編著，《冒鶴亭先生年譜》，〈光緒二十六年〉條（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頁109。

[26] 《藝風堂文漫存·癸甲稿》，卷二〈陶廬續憶序〉：「余於庚子刻《文集》八卷，庚戌刻《文續》八卷。今猶子九疇請兩年一刻，以免散佚，余又從之，刻《辛壬稿》三卷……」。

[27] 楊洪升，〈著述考〉，《繆荃孫研究》第三章，〈孔北海年譜一卷〉條，《文史哲研究叢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77。

與《魏文靖公年譜》、《韓翰林詩譜略》、《補輯李忠毅年譜》合刻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各一卷。各譜首行題『繆荃孫編』、『煙畫東堂』，牌記題『南陵徐氏刻』。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上下黑口，左右雙邊，雙魚尾。《拾遺》著錄『煙畫東堂四譜（一名藝風堂匯刻四家年譜）四十卷』，版本題『江陰繆氏家刻本』與『南陵徐氏刻本』。考《藝風老人年譜》光緒二十九年（1903）載：『是年刻孔北海、魏文靖、韓致堯、李忠毅四譜。』又據《藝風老人日記》所載，各譜編刻均出自繆氏。所謂『江陰繆氏家刻本』與『南陵徐氏刻本』實為一本。」此所云《拾遺》者，係指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sup>[28]</sup>而言，而《拾遺》此說又為《中國叢書廣錄》所襲<sup>[29]</sup>，今得楊文之考辨，舊誤可為一清。

小山與鶴亭結交之後，交遊日密，即以其宣統辛亥年（三年，1911）《日記》觀之，已有六月九日：<sup>[30]</sup>「羅叔蘊、冒鶴亭、蔣履曾（宜興人）來。」六月十九日：<sup>[31]</sup>“拜冒鶴亭。”閏六月八日：<sup>[32]</sup>「王季樵招飲福州館，俞君□、朱子良、冒鶴亭、李梅庵、石長信同席。」閏六月十八日：<sup>[33]</sup>「晚應吳仲飴之招，徐花農、汪穰卿、蔣稚鶴、冒鶴亭、蔣伯斧、季和、孫師鄭同席。」閏六月二十五日：<sup>[34]</sup>「送雙圖與冒鶴亭題，還《堯山堂》、印紙。」七月一日：<sup>[35]</sup>「冒鶴亭送雙圖歸，即請石遺題。鶴亭並借《遂初堂集》、《離六堂集》。」七月五日：<sup>[36]</sup>「還《遂初堂集》、《離六堂詩》，冒鶴亭借《北齊書》來。」其中後三條尤堪注意，今存小山致鶴亭函有：

**繆荃孫 三（1911年8月19日）**

鶴庭仁兄世大人閣下

畫幀求賜題。允假《遂初》、《離六》，《遂初詩文》乞檢交奴子捧回。

[28] 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330。

[29] 陽海清編撰，陳彰璜參編，《中國叢書廣錄》第6110、6111條，（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頁457。

[30] 同註12，頁2393。

[31] 同註12，頁2397。

[32] 同註12，頁2401。

[33] 同註12，頁2404。

[34] 同註12，頁2406。

[35] 同註12，頁2408。

[36] 同註12，頁2408-2409。



費神，再謝。此上，敬請

唵安

弟繆荃孫頓首

#### 繆荃孫 四（1911年8月24日）

頃奉手書，並承贈先集，謝謝。兩圖揮翰，費神之至。上幅儘有餘帀，此地未免偏仄，然已足為兩圖增重矣。書二種，讀訖即趙。此復

鶴庭道兄

荃孫頓首

據上引《日記》，則第三函當作於辛亥（1911）閏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一，小山收得鶴亭題就兩圖之後，乃作第四函以致謝。今按：函中所謂先集者，不明所指，然其可必為《如皋冒氏叢書》中刊於光緒末年中者。而所謂兩圖，則可據《日記》光緒乙巳年（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五日所載：<sup>[37]</sup>「陳白石送《蕉窗品畫圖》來。取《蕉窗品畫》、《垂虹感舊》兩圖交潢匠。」再參辛亥年（1911）七月初一《日記》有云<sup>[38]</sup>：「冒鶴亭送雙圖歸，即請石遺題。」今觀《陳石遺集·石遺室詩集》卷五，辛亥年有《為筱珊先生題蕉窗讀畫圖》七絕一首，云：<sup>[39]</sup>「綠天烏几滑如油，無數雲山足臥游。信有人間特健葯，不知何處白人頭。」正與相符。而《冒鶴亭先生年譜》（下簡稱《鶴亭年譜》）〈一九一二年〉條則云：<sup>[40]</sup>「在天津。先生晤繆筱珊，相談甚懽。應繆筱珊之請，作《題繆小山垂虹感舊圖》。此圖為吊蔣鹿潭作，圖者不詳。」想為後人著作時之誤植及漏記。又此函所言之「書二種」，亦以《日記》所載可知，即係明末清初潘耒《遂初堂集》與釋大汕《離六堂詩》。

農工商部自庚戌（1910）後半年以來，司員迅速膨脹，遠過所需，故自辛亥三月末溥倫繼任尙書，即行裁減人員<sup>[41]</sup>，而正當此部員交疑之時<sup>[42]</sup>，小山卻

<sup>[37]</sup> 同註 12，頁 1822。

<sup>[38]</sup> 同註 12，頁 2408。

<sup>[39]</sup> 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石遺室詩集》卷五（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頁 190。

<sup>[40]</sup> 同註 25，頁 178。

<sup>[41]</sup> 按：清末商部及農工商部之演變詳情，可參王奎，《清末商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sup>[42]</sup> 《大公報》1911年4月7日《農工商部人員將大更動》：「農工商部大臣倫貝子……擬將部內不諳實業之各員大加甄別，另選著名專門者奏保任用，以冀得力……部員聞知此耗，無不異常惶恐。」轉引自《清末商部研究》，頁 139-140。

於三月出京，以鉄琴銅劍樓獻書事南返，直至五月方歸。而無論現存小山致鶴亭之函件，抑或小山《日記》中，並未曾有小山就此事求援於鶴亭之記錄。此或可見上年鶴亭推轂之有力，亦可彰顯二氏相知之深厚。

此後未幾，清廷云亡，曼殊一朝二百餘年之江山從此易幟。當此天翻地覆之際，小山優游書香之生涯亦爲告終，其《日記》辛亥年（1911）八月廿一日：<sup>[43]</sup>「聞武昌失守之信，心膽俱墮。」八月廿二日：<sup>[44]</sup>「赴會賢堂請客，勞玉初、吳仲怡、王季樵、章式之、孫師鄭均到，酒半，得金陵亂黨起事之信，大家失色。荃孫全家在南，尤爲難受。溯幼年遭難，迄今正六十年又逢此厄，不知伊於胡底。」至九月，小山於圖書館館務稍事交待之後，便爾告假返南，至廿八日抵滬寓。未久，清帝退位，民國肇建，小山自此即避地申江，居於虹口謙吉東里聯珠樓內，以遺民自居，直至終老。本年《日記》卷末，小山循例概述一年大況云：<sup>[45]</sup>「……武昌亂，蔓及天下。金陵於十月失陷，全家竄至上海已及四月，余亦乞假來。現聞上已遜位，清國遂亡，自此以後，偷息人間，與已死何異？」其《藝風年譜》〈宣統三年（1911）〉條亦云：「十二月二十七日，皇帝遜位於民國，南北合同，國破家亡，生不如死。」均可窺見小山此際之心曲。而民國元年所作《讀史六首》之一，則更體現小山於民國之觀感：「……攘臂莠民團白甲，傷心妖讖改黃天。眼前多少蒼生淚，化作長河灌百川。」而或許即因時事不靖，亂局紛擾，小山與鶴亭自此之後數年，音問絕少。

據《鶴亭年譜》，辛亥（1911）「十二月廿五日，遜位詔下，次日先生棄官，奉母周太夫人避地天津。」<sup>[46]</sup>次年三月，剪髮以期出都，時作《虞美人·出都同柳屏過周麗娟》，中云：<sup>[47]</sup>「昵人教說東京夢。說也心先痛。一場平地起風波。無數恩牛怨李奈君何？」或可略見鶴亭於清室依戀之情。然至十一月，鶴亭即再入春明，受聘爲北京政府財政部顧問。次月，則以項城長子原農工商部右丞袁雲臺之薦，出掌浙江省甌海關監督兼溫州交涉員。鶴亭之出，全

[43] 同註 12，頁 2419。

[44] 同註 12，頁 2419-2420。

[45] 同註 12，頁 2449。

[46] 同註 25，頁 176。

[47] 《小三吾亭詞選》，見於冒懷辛整理，《冒鶴亭詞曲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917。

以家貧奉母之故，其意曾函告海內同人，如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癸丑（民二，1913）三月廿九日記云：<sup>[48]</sup>「又為如臯冒鶴亭孝廉廣生轉示《隆裕皇太后挽詞》五言排律一首，《出都重有感》四首、《謁墓》一首，皆七律。冒君為黃叔雍之婿，今在甌海關司權，非其志也。夙未謀面，遠道貽詩，以梅村自況，有云「誤盡平生負盡恩，半文不值復何言」，又云「總為巢由母尚存」，語雖未工，其志亦可悲矣。」素未謀面之葉氏，鶴亭尚且寄詩言志，則友好出其上如小山者，則更宜收穫鶴亭之詩，而其被迫出山之意，由此亦得顯然可見。<sup>[49]</sup>鶴亭之無奈，恰若其《出都重有感》之二中所云：<sup>[50]</sup>「餓死亦知俄頃事，一身容易一家難。」

民國元年歲末，南返之鶴亭即寓居滬上。或者與小山不乏文酒之會，然今以文獻難徵，僅見之記載即癸丑（1913）正月初七小山《日記》所云：<sup>[51]</sup>「拜……冒鶴亭廣生。」此當正係鶴亭轉赴溫州任所前夕。自此而後，鶴亭、小山二氏相見日漸稀少，今僅知者，即甲寅（1914）二月二日小山《日記》所記：<sup>[52]</sup>「冒廣生送《冒氏叢書》來。」《鶴亭年譜》曾記客歲之秋，鶴亭嘗有歸鄉之舉，想為返里度歲，故而次年開春乃有滬上之行，以轉道溫州故也。

鶴亭任職溫州以來，即以揚挖風雅、宏獎士類為己任，修祠堂，刻叢書，建詩社，雅非一班風塵俗吏所得比擬。而小山此際，亦以生計所迫，收書售書之餘，先後代南林張氏、劉氏等編刊叢書多種<sup>[53]</sup>，影響所及，竟成一時風氣。<sup>[54]</sup>小

[48]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第十一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7120。又葉昌熾（1849-1917），字頌魯，號鞠裳，又作鞠裳，江蘇蘇州長洲縣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官至甘肅提學使。有《辛白移詩隱》、《奇觚頤詩集》、《奇觚頤文集》、《緣督廬日記》等傳世。

[49] 又若鶴亭民國四年春夏間嘗寄函與興化李詳云：「江海棲身，渺無好懷，所以不即填溝壑者，徒以有老母在，平生師友風義相期已矣。夙心終焉自棄，非恃惠子知我，亦何敢一伸吐耶。」（上海博物館藏原函）皆可見鶴亭心曲。

[50] 轉引自《鶴亭年譜》，頁179。

[51] 同註12，頁2563。

[52] 同註12，頁2696。

[53] 如《適園叢書》十二輯七十四種附四種、《擇是居叢書》十九種、《嘉業堂叢書》五十七種附五種，另有《吳興叢書》多種等，詳參楊洪升，〈編刻書研究〉，《繆荃孫研究》第九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344-352。

[54] 民國十二年癸亥四月江都秦更年嘗跋小山所校潘氏滂喜齋刻《竹汀先生日記鈔》二卷云：「同光以來談目錄版本者，必以藝風繆先生為之職志……讀所校勘各書，校訂精審，皆臻至善，沾巧後學，寧有涯涘。而滬上富人之解藏書刻書，亦皆先生有以倡之，得不謂書林之德星歟！」見於，郭立暄、陳先行、侯怡敏整理，《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選輯·史部（續三）》，《歷史文獻》第五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頁68-69。

山之師南皮張之洞曾云：<sup>[55]</sup>「刻書者，傳賢哲之精蘊，啓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小山、鶴亭，誠有以也。而正以此舉，繆、冒二氏乃復交往密邇。小山《日記》乙卯（1915）五月十一日：<sup>[56]</sup>「接冒廣生信，寄《林霽亭集》。」五月十六日：<sup>[57]</sup>「發冒霍亭信，寄《謝康樂集》。」六月二十二日：<sup>[58]</sup>「甌海寄還《阮嗣宗集》，有信。」六月二十六日：<sup>[59]</sup>「忽聞晦若辭世之信<sup>[60]</sup>，驚悚欲絕，史館失此人如何能成？發吳綱齋信、冒鶴庭信。」七月二十二日：<sup>[61]</sup>「接冒鶴庭信，寄《謝康樂集》逸文。」八月一日：<sup>[62]</sup>「冒鶴庭寄《永嘉集》來。」八月十三日：<sup>[63]</sup>「發冒鶴亭信。」八月十六日：<sup>[64]</sup>「寄書與鶴庭。」此數條者，核諸今存小山致鶴亭之函，所言皆與刻書有關。茲依時序一一附後，再略作解說。

#### 繆荃孫 五（1915年6月28日）

鶴亭仁兄世大人閣下

頃由李棠言遞到手書，並承賜新刻《林霽山集》，備見撫綏商民之外，尤能提倡風雅，啾啾百鳥中，得見青鳳皇矣，欽佩奚似。弟跼伏海上，窮困不堪。次珊同年以《清史》見招，去歲入都一行，爲之定門類、分功課，擔任“明遺臣”、“儒林”、“文苑”、“孝友”、“遺逸”、“土司”五傳。乞回滬自辦，次珊允之，即於十月出都。而“儒林”及“明遺臣”兩傳，業已交卷。次珊又以列傳囑定，專傳、附傳，三品上無事蹟者刪，三品下有事蹟者增。與晦若同定，前六朝已畢。人雖不在館，無一日不辦事也。年逾七十，行動需人，全家入都無此力，隻身入都又太苦，次珊亦諒我矣。《康樂集》不見佳，向無好本，由局寄閱，仍盼擲還。作注亦非易事。兄前記國朝掌故，付刊否？弟亦記不少，然可采入史者無多，筆記

<sup>[55]</sup> 錢鍾書主編，〈別錄·勸刻書說〉，《書目答問》附一，《中國近代學術名著》本（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263。

<sup>[56]</sup> 同註12，頁2844。

<sup>[57]</sup> 同註12，頁2845。

<sup>[58]</sup> 同註12，頁2855。

<sup>[59]</sup> 同註12，頁2856。

<sup>[60]</sup> 按：晦若，于式枚字，詳見後。

<sup>[61]</sup> 同註12，頁2863。

<sup>[62]</sup> 同註12，頁2866。

<sup>[63]</sup> 同註12，頁2870。

<sup>[64]</sup> 同註63。

與史傳體裁自別也。兄嘉惠士林，可否勸一文社（不立名目，不延閱卷，不定章程，不定額數），月課子弟之秀者，少與獎資（惟恐新黨又要提出充孝堂經費），必有益處。深恐此道遂致闕寂，兄以爲何如？手箋，敬請文安

弟荃孫頓首

按《鶴亭年譜》〈一九一五年〉條：<sup>[65]</sup>「是間，先生公暇從宋詩中讀林霽山書放翁詩後『來孫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先生『讀之涕下，遂發願覓其全集刻之。』」再以上引《日記》對勘，知小山收得鶴亭寄贈之《林霽亭集》爲五月十一日，而此函則作於五月十六日。函中首云「由李宋言遞到手書」可參同年三四月間鶴亭致李詳函：<sup>[66]</sup>「審言先生大鑒……近取康樂、永嘉諸詩，仿東坡和陶例悉和之，容即寫寄。又欲校注謝集，重刻以行，不能不覓舊本校勘。小山藏有明刻本，茲有寄其一書及《霽山集》一部，不知其係否仍住虹口，敬求晤時代致，並代催其速寄，功德無量……坳繆函一件，書兩冊。」又七月初三鶴亭致李詳函云：<sup>[67]</sup>「審言先生大鑒：頃得藝風老人復槭，並來《謝康樂集》，知前託之函已承轉致，費神，心感。」觀此，知鶴亭、小山已久違音問，且得再修前好者，尙待他人爲之中介，可見其疏闊。而再續前緣之因，則以保存流佈文獻之故，亦可見兩公此時職志所在。函言「次珊同年以《清史》見招……」云云者，《日記》甲寅（1914）六月廿五日記云：<sup>[68]</sup>「吳子修來，代致史館聘書。」再《藝風年譜》末附子祿保、僧保補識云：<sup>[69]</sup>「洎清史館開，膺總纂之聘。乙卯夏到京師<sup>[70]</sup>，開館之始，會議一切編輯事宜，多經

<sup>[65]</sup> 同註 25，頁 192。

<sup>[66]</sup> 上海博物館藏原函。又李詳（1859-1931），字審言，中年後號媿生、窳翁。江蘇揚州興化縣人。歷任安徽存古學堂史學教員、江楚編譯編書局幫辦、江蘇通志局分纂等。辛亥後居上海，受貴池劉世珩之邀館其家，並協助校刻書籍多種。晚年以蔡元培之聘，爲教育部大學院特約著述員，任東南大學教授。以駢文知名於當世，有《二研堂駢文》傳世。其著作以箋注爲多，有《選學拾瀋》、《文心雕龍補注》、《顏氏家訓補注》、《杜詩證選》等，又有《窳記》（後改名《媿生叢錄》）、《藥裏慵談》等劄記掌故之作。現已結集爲《李審言文集》。殘存日記若干，則尙未公佈。

<sup>[67]</sup> 上海博物館藏原函。

<sup>[68]</sup> 同註 12，頁 2742。

<sup>[69]</sup> 小山居史館之大概，又可參《藝風年譜》附夏孫桐《繆藝風先生行狀》。

<sup>[70]</sup> 按：乙卯當作甲寅，參小山第五函。又據《日記》，知小山於甲寅（1914）九月十七日到京，十月十三日出京，十七日抵滬寓。



折衷，高年不便客居，回滬遙領，手訂全書凡例一卷。因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隱逸五傳國史舊稿原出府君手輯，仍歸增訂。後以循吏一傳分歸他手。越兩年，四傳脫稿，又創輯明遺臣傳、土司傳，則國史所未具者也。繼復於甲辰<sup>[71]</sup>、戊午兩次到京，會商史事。時館中分纂積稿已多，府君力主列傳應先擬訂目錄，劃分時代，擇人主任編排，歸卷加以修正，乃有頭緒。自認康熙一朝，脫稿者十之六七，未克畢事。其後館中修正傳稿，悉依此例，而府君已不及從事矣。」

函云「兄前記國朝掌故，付刊否？弟亦記不少，然可采入史者無多，筆記與史傳體裁自別也。」據小山《藝風堂文漫存·辛壬稿》卷一《題竹垞圖》自注云：「余熟悉國朝三百年掌故，史館實錄、大臣傳、起居注全錄諭旨，無事實，後人何所據依？只以我筆記當《壬辰雜編》耳。」可見其自信。而鶴亭自述其學云：<sup>[72]</sup>「十年以來頗留意掌故之學，官京師時搜羅近二百年人詩文專集，多至二千餘家，頗思條理其遺文逸事，為後世有鄺道原<sup>[73]</sup>、裴松之其人作清史注料，顏其書曰《草間記》，僅成四卷，頭白有期，完書無日，奈何奈何。安得解人如執事者，十數人相與發篋陳書，理而董之耶。」又據李詳本年冬至後二日回復鶴亭之函：<sup>[74]</sup>「藝風自京師回，前往謁之，抱病未出，但聞積餘、聚卿轉述藝老之語。頃者史館分任紀傳，長編未立，考異未成，便欲命筆。所有類，見合并，附出各例，挈領提綱，尚未有屬。藝老雖任儒林、文苑，聞亦有人稍立異同，思預其事，大約孟堅、承祚、伯起之謗將見今日，不止如宋金華、王義烏倉卒致病也。閣下久官京師，熟於掌故，弟亦略識二百數十年遺聞軼事，異日書出，吾輩姑為糾繆，附吳縝之後，不必以嘽歐公為詞，覽者當自得之。」而李詳與張江裁書中言：<sup>[75]</sup>「鶴亭在前朝已為人倫領袖，子部雜家之學與石遺等，信繆藝風、沈乙庵<sup>[76]</sup>後一人……」正可見冒、繆函中所

<sup>[71]</sup> 按：甲辰當係丙辰之誤。據《日記》，小山於丙辰（1916）四月五日入都，五月四日出京，七日申刻回滬寓。

<sup>[72]</sup> 見冒鶴亭本年十一月六日致李詳函，上海博物館藏原函。

<sup>[73]</sup> 按：鶴亭原文如此。

<sup>[74]</sup> 上海博物館藏原函。

<sup>[75]</sup> 見於李稚甫編校，《李審言文集·學製齋書劄》卷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1073。

<sup>[76]</sup> 按：沈乙庵，即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乙庵，晚號寐叟，別號小長蘆社人，晚稱異齋老人、東軒居士，又自號遜齋居士、睡翁、東軒支離叟等。浙江嘉興人。清光緒六年（1880）進士。



述，一本公論，絕非大言。

小山又建言鶴亭創辦文社，以提攜後進。按《鶴亭年譜》〈一九一五年〉條：<sup>[77]</sup>「春夏間，永嘉詩人祠堂既建成，先生邀集僚友於此結社，有符笑拈、陳墨農、陳子萬、呂文起、徐班侯、洪棟園等人。」未知與小山此函有無關聯？

#### 繆荃孫 六（1915年8月6日）

鶴庭仁兄世大人閣下

兩奉手書，並寄還《謝康樂集》，仰承引諸書校證，竟成善本，謝謝。弟得者汪士賢刻《廿一家》本，因《康樂集》世罕傳，遂編入書目，以撐門面。今日竟如願矣。內《鮑明遠》（毛據宋校）、《嵇中散》、《謝宣城》、《昭明集》，均以舊本校過。在京止得不全本，見即補之，尚短《司馬長卿》、《阮嗣宗》兩冊。兄還書之日，友人適送十餘種求售，拆二冊，酬以三元，居然全矣。即付裝訂，免碎紙之病，亦甚為書幸也。雁宕之游，實所欣羨，為籌旅費，更屬可感。但病軀孱弱，未易踐諾。乞飭小胥先疏自關至山若干路，自入山至出山若干日，可游者若干地，先當臥游，可乎？《林霽山集》佳甚。《蒲江詞》等三種未到，乞查。乙盦多病，蔥石、積餘、審言常晤。舊雨中晦若又逝矣，可嘆。此請

吟安百益

弟繆荃孫頓首

六月廿六日

不必談雁蕩，聞永嘉山水亦復佳勝。

此函作於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函云「汪士賢刻《廿一家》本」，即明萬曆天啓間新安汪氏所刻《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考《藝風藏書記》、《續記》、《再續記》，中僅著錄《康樂集》一部，係「萬曆癸未焦竑校本，有竑

先後任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外調江西廣信知府、安徽提學使等。辛亥革命後，僑寓上海，以遺老終。工詩詞，為同光體浙派代表。博洽多聞，負一時盛譽。著有《蒙古源流箋證》、《元秘史箋注》、《漢律輯補》、《海日樓詩集》、《海日樓文集》、《海日樓割叢》、《海日樓題跋》、《菌閣瑣談》、《辛丑割叢》等。生平可參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

[77] 同註 25，頁 191。

自序。」<sup>[78]</sup>然據小山此函所言，則此本正係汪氏刻本。《藝風藏書記》中所收汪士賢《廿一家》本尚有《陸士衡集》、《陸士龍集》、《謝宣城集》、《陶貞白集》、《江文通集》數種。至函中提及之鮑明遠集，《藝風藏書再續記》中收一傳抄明活字本<sup>[79]</sup>；《嵇中散集》，《藝風藏書記》卷六、《藝風藏書續記》分別收明程榮刊本及過錄明吳匏庵鈔校本各一種<sup>[80]</sup>；《昭明集》集一種，則並非《廿一家》本中所收，且其三種《藏書記》中並此目亦無。又下文所言之《司馬長卿》、《阮嗣宗》兩集，亦未見於三種《藏書記》中，則知小山之藏書，絕非其三種《藏書記》所能窮盡者。再據函中所言，則鶴亭嘗邀小山作雁蕩之游。然小山以年老體衰，終未成行。雖然，二氏情好之深，於此可見一斑。

據《鶴亭年譜》〈一九一五年〉條：<sup>[81]</sup>「先生復與當地鄉紳及文化界人士，一起搜集鄉邦文獻，艱難之極，唯先生孜孜不倦搜集整理，先後輯成《永嘉詩人祠堂叢刻》，計有十三種之多，並出資梓版刊行。此叢書中收有唐代高僧永嘉玄覺，宋代學者永嘉王開祖，南宋詩人永嘉徐照、徐璣、趙師秀、樂清翁卷、永嘉薛師石、盧祖臯、平陽林景熙，元代文學家樂清李孝光、瑞安高明（即高則成）清代學者黃紹箕、黃紹第等永嘉先哲學術論文集、詩詞文集。」又上引鶴亭本年十一月六日致李詳同函又云：「弟自手建永嘉詩人祠堂後，欲為《祠堂叢刻》，置之祠中。此時已付梓者為《永嘉集》（藏本，唐僧元覺撰）、《霽山集》（知不足齋本，宋林景熙撰）、《五峰集》（舊鈔本，元李孝先撰。林、李兩集弟均有增輯附卷後）、《柔克齋集》（弟新輯本，元高明撰）。以上四種，明春均可出書。此外《四齋》等集均擬付梓。」小山此函中言及之《蒲江詞》等三種，亦即《祠堂叢刻》所收者。

尤有可言者，小山函中致嘆之「舊雨中晦若又逝」者，即廣西賀縣于式枚。晦若時居清史館總閱之職，據前錄第五函，于氏與小山曾同定列傳體例。而尤能彰顯晦若之才幹者，可參仁和吳士鑑致小山之函中所述。<sup>[82]</sup>《藝風堂友

[78] 《藝風藏書記》卷六，《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128。

[79] 《藝風藏書再續記》，《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本，頁519。

[80] 《中國歷代書目題跋叢書》本，頁127，393。

[81] 同註25，頁189-190。

[82] 按：吳士鑑（1868-1933），字綱齋、炯齋、進思，號公督，一號含嘉，別署式溪居士，齋名「九鐘精舍」、「含嘉室」。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慶坻子。光緒十八年（1892）一甲二名進士，歷

朋書札》計收吳士鑑來函四十二通，除最末兩詩箋外，多係論說《清史稿》編撰事宜者，其中尤以以下三通為攸關藝風此函者，第十四通：<sup>[83]</sup>「晦老在滬，與長者論史，宗旨必能相合。」第十五通：<sup>[84]</sup>「如晤晦老，乞以此函示之。海上惟二公真能修史者，若但有高論者，必無結果。」第十六通：<sup>[85]</sup>「晦老遽以微疾歿於舟次，聞之驚惶萬分。此公於史事大有關係，同館中再求如此博聞強記者實難其選。當即告之次老，亦悼惜不已，同人擬在蕭寺追悼之。」可知晦若之歿，不僅為小山損一良友，即就《清史稿》之編纂而言，亦為不幸之至，於公於私，皆堪痛心。加以晦若與鶴亭，亦屬舊交<sup>[86]</sup>，故而小山乃舉此噩耗以相見告。

### 繆荃孫 七（1915年9月21日）

崔庭仁兄大人執事

連奉兩書，承寄《謝集》佚文、《永嘉語錄》，至為感謝。辰維節屆中秋，天高氣爽，晝了公事，夜接詞人，處山水之鄉，有唱酬之樂，下風引領，歆羨奚如。弟今年七十有二矣，客居滬上，氣候不宜，六月一病，至今未愈。雖日日讀書辦傳，並未稍怠，而神氣蕭索，肌肉瘦損，迥殊昔時。京師之行暫緩，候炯盃到滬商議。弟之身體，編纂尚可，奔走則不可，亦年老人之通例。金陵久不能歸，歐戰未已，籌安不安，征斂重疊，盜賊四起，蒼蒼者天，亂未有艾。新刻兩種呈教，《文集》、《文續集》似已寄呈，內有與朱（家寶）一書，兄抽閱之。弟生平立身，總在謹慎一邊，仕宦不達，不肯趨附之故。五十歸田，止乞祠祿。忽被江春霖誣參，氣不可遏（云以五千金代朱家寶行賄張人駿事），稟督撫請派員查辦，又以上諭不問，不必再生枝節沮之。迨弟入都，江又還里。兄推重江，可否代詢此底何從來（大約常州人，入革黨者），何不考實而遽毀人名譽？承

任翰林院侍讀、江西學政、資政院議員、清史館纂修等。以評鑿金石、考訂碑板、精研史籍而名重一時。編著有《含嘉室日記》、《補晉書經籍志》、《晉書斟注》、《九鐘精舍金石跋尾》、《含嘉室詩文集》、《清宮詞》、《商周彝器例》等。生平大概可見其自撰《含嘉室自訂年譜》。

<sup>[83]</sup>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中華文史論叢增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頁452。

<sup>[84]</sup> 同註83，頁454。

<sup>[85]</sup> 同註83，頁455。

<sup>[86]</sup> 據《鶴亭年譜》〈一九三二年〉條（頁319），鶴亭此年遊粵時嘗作《感逝》十二首，晦若即其一。

詢事實，只此一事橫梗胸中耳。審言回里一大作，並未傳讀，相距亦太遠。近刻又有幾何？《儒志編》、《克齋詞》、《蒲江集》並未到，乞補寄。手牋，敬請

唵安，諸希朗照百一。

弟荃孫頓首

李蕤客列一傳於“文苑”，以陶子縝附之，似乎公道。其子力爭要“儒林”，問經學有著作否？鈔來日記數十段，皆掇拾陳言，萬不能謂之經學。蕤客曾自言經學少功夫。只可不管。所上摺子（全鈔來），亦不如朱蓉生、屠梅君，“文苑”尚不媿也。兄以為何如？

前揭《日記》後四條所言者，即與此函相關，兩相對觀，知此函作於本年八月十三日。小山此際雖以年邁體弱，然神明未衰，每日讀書辦傳之餘，且於時事亦皆掛懷，所以隨後得入籌安穀中者，正出此因。而所言「被江春霖誣參」者，恐亦與小山此一熱衷有關。據《藝風堂文續集·外集》中《與皖撫朱中丞書》：<sup>[87]</sup>「……不意江御史糾公與荃孫牽連，而及駭人聽聞。首云荃孫在督署兼辦圖書館，荃孫自光緒甲午與徐掌院不合，乞假歸田，閉戶著書，不涉外事。丙申受鍾山之聘，六年書院，六年學堂，近年改圖書館監督，從未在督署辦事，江御史何所見而云然，一不解也。江蘇省紳士在省辦事，當道例相往來，從未干以私事，通省所知，督院號簿可查。關說之事，不但荃孫不肯為，即大府亦不肯聽。此等機密事，非朝夕相見者能進言乎？江御史何所見而云然，二不解也。我公一面不相識，一字不通問，亦與塗人無異，關說重事，五千鉅款，委之塗人，有是理乎？三疏連上，恰似得有實據者，江御史何所見而云然？三不解也。」江氏參案，為晚清轟動一時之事，徐珂《清稗類鈔·諫諍類》〈江春霖劾奕劻〉條嘗記其始末云：<sup>[88]</sup>「光、宣間，凡軍機處及海陸軍、財政、外交諸重任，均以親貴掌之。諸王貝勒皆少年寡學，徧樹黨援，排斥異己，勾通閹寺，廣行賄賂。宣統初，閩縣江侍御春霖特疏糾參奕劻，疏中所謂江蘇巡撫寶棻、陝西巡撫恩壽、山東巡撫孫寶琦為其親家；山西布政使志森為其姪壻；浙江鹽運使衡吉為其邸內舊人；直隸總督陳夔龍為其乾女婿；安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為其子載振之乾兒，悉實事也。疏上，都下喧傳，爭為

<sup>[87]</sup> 宣統二年（1910）刻民國二年（1913）印本。

<sup>[88]</sup>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諫諍類》（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524。

春霖危，謂恐蹈趙御史啓霖覆轍，緣趙亦以劾慶而削職者，故羣彥嘖嘖稱二霖也。果奉旨命其明白回奏。及覆奏，乃歷數諸故實，謂：『人言藉藉，事非傳疑，本可按圖以索也。』末更謂：『臣非不知趙啓霖劾奕助罷官，仗馬一鳴，三品料去，祇以樞垣重地，汲引私人，恐或貽誤大局，激於忠愾，冒死直陳。』旋仍奉旨切責，命回原衙門行走。御史陳田、趙炳麟、胡思敬等先後籲請收回成命，均不省。於是全臺大憤，由御史忠廉領銜，連署者五十八人，公上『言路無所遵循，請明降諭旨』一摺。自有御史臺以來，固未有眾情一致、爭尚風節如斯之甚者。春霖既被放，即奉母返閩，繪《梅陽歸隱圖》以見志。」〈臺諫三霖〉條則云：<sup>[89]</sup>「當慶王奕助柄國時，舉朝莫敢撻其鋒，時臺諫中有矯矯不阿之三霖焉。三霖者，湘趙啓霖、閩江春霖、桂趙炳麟是也。啓霖首揭其奸，革職；春霖繼之，回原衙門，未久，皆歸矣。惟炳麟未忤巨奸，幸而得保。」可見江氏之風骨。然按小山之文所述，則江氏奏議中辭聯小山者，恐確屬江氏誤信流言，故小山數年之後仍氣不可遏、橫梗胸中，爲之憤憤不平。而據《鶴亭年譜》，宣統元年（1909）夏，江春霖曾爲鶴亭題林琴南所作《奇女割股圖》。二年（1910）正月，即有江氏參事。江春霖爲斥還翰林，乃憤而歸里。臨別之際，鶴亭嘗作文以壯其行色，此即小山函中所言「兄推重江」之意。鶴亭之文云：<sup>[90]</sup>「宣統二年正月十三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南海戴公薨於位。故事，凡萬壽前後三日不得遞，應行回避章奏。於是，戴公之喪秘不敢上聞三日矣。言者謂直隸總督陳夔龍將得軍機大臣，安徽巡撫朱家寶將得直隸總督，其事甚詭秘，亦擬議之而已。而御史江君杏村乃疏參慶親王奕助老奸竊位、多引匪人，指陳夔龍爲其乾女婿，朱家寶之子朱綸爲其子載振之乾兒……朝廷方主寬大，不欲牽連窮治，又慮君之言或出於誣蟻，則使君舉乾女婿、乾兒之據。君雖明白回奏，卒以意在沽名罷君官。先是，君參江西巡撫馮汝駉聲名狼藉，命朱家寶查覆不實，則參家寶；命張人駿查覆又不實，則又參人駿。及汝駉、家寶交部議處，君又參部臣所擬罪名顯有避就，請將前後章

<sup>[89]</sup> 同註 88，頁 1523。

<sup>[90]</sup> 《小三吾亭乙集·送江杏村侍御歸梅陽敘》，上海博物館藏稿本。

<sup>[91]</sup> 按：李慈銘（1830-1894），初名模，字式侯，後改今名。字暨伯，號蓴客，會稽人。早年以諸生納貲爲郎，至光緒六年（1886）方舉進士第。後補山西道監察御史。所著除《越縵堂日記》外，又有《越縵堂詩文集》傳世。



疏明詔宣示，飭部平議。朝廷雖知君戇直，然亦倦於聽矣……君素敢言，與貴陽陳松山給諫有紅杏青松之目，又與湘潭趙芷深侍御稱‘二霖’（江名春霖，趙名啓霖）……吾與君交為日雖淺，獨於君之行意不能嘿而已，而吾友林畏廬方為君作《梅陽歸養圖》，因書圖後以示後之君子。」

函中又言「新刻兩種呈教」者，所指當即《藝風堂文漫存》中之《辛壬稿》與《癸甲稿》兩種。此二稿向來著錄者皆僅含混其詞云民國刻本，今讀此函，可助判別其刊行時間。「審言回里一大作」者，則即李詳之《學製齋駢文》，係本年七月下旬由審言弟子金陵蔣國榜活字印行者，卷前尚存小山之序文。至函中所言之其它各書，則皆為鶴亭蒞任後所刊刻，多收入《祠堂叢刻》中者。

至於李蕓客之當列於文苑傳中<sup>[91]</sup>，則並非小山個人之私見，若吳士鑑致小山函中即言：<sup>[92]</sup>「越縵於經、小學未有著述，似難列於『儒林』。曾憶癸巳秋闈，此老監試，侄與閒談，叩以生平著作，自言於經、小學毫無心得，即有一二說經之文，亦蹈襲前人，不足自立。故蔡園刻《續經解》時來徵所著，婉言謝之。此老自言如是，可見得失甘苦，非親歷者不知之。今陶仲彝欲爭入『儒林』，直是不知越縵也。若列入『文苑』，尚可為同光後勁，廁之『儒林』，黯然無色矣。」事實上，藝風與越縵早年同居京師，詩酒往還，頗得其樂，此於越縵、藝風日記中皆可考見者。二氏之交情，至越縵死而不衰，如《藝風堂日記》甲午（光緒二十年，1894）十二月二十九日云：<sup>[93]</sup>「聞越縵先生病歿京邸。今年封疆大吏如……吾輩如……均謝世，今越縵又繼之，大有老成凋謝之感。」辛亥（宣統三年，1911）七月十七日：<sup>[94]</sup>「讀蕓客日記，知其壯年搜討之勤、著作之雅，譚復堂且不逮<sup>[95]</sup>，何況餘目。丙子締交，前後幾二十年，而不能知其舊日功夫如此之密。今所傳僅詩十卷、駢文數十篇，實不足盡蕓客也。」此言「譚復堂且不逮」者，蓋以二人不僅交遊甚至，且同以日

[92] 《藝風堂友朋書劄》吳士鑑函第十四通，頁452。

[93] 《藝風堂日記》，頁699。

[94] 同註93，頁2412。

[95] 按：譚獻（1832-1901），原名儀、廷獻，字仲儀，改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六年（1867）舉人，先後知含山、歙縣等縣。工詩、詞、文、賦，以詞見長。生平好聚書、刻書，藏書數萬卷，亦精於鑒別校勘，尤以藏前人詞曲為富。著《復堂類稿》等，輯《復堂詞錄》、《篋中詞》等，刊《半厂叢書》，又有《復堂日記》留存。



記爲著述爾，若《清史稿》列傳二七三《文苑三》譚傳云：<sup>[96]</sup>「（復堂）讀書日有程課，凡所論著，隱括於所爲日記。文導源漢、魏，詩優柔善入，惻然動人。又工詞，與慈銘友善，相唱和。」可見小山堅持入越縵於文苑者，全本至公，非私心有所不愜也。函又言越縵子欲力爭越縵入儒林，今考小山《日記》言及越縵子者僅兩處，一爲壬子（1912）四月二日，云：<sup>[97]</sup>「李□□來。孝奎，莼客之子也。」一爲甲寅（1914）十二月二十二日，云：<sup>[98]</sup>「李莼客之子孝奎來。」後者當即因越縵身後令名之事耳。至乙卯（1915）十月二十九日，《日記》記云：<sup>[99]</sup>「撰吳敏樹、李慈銘傳。」自此，此事塵埃落定。又所以以陶子珍附越縵者，以其爲越縵高弟耳。今《清史稿》中，李慈銘即居《文苑三》中，而以譚獻、陶子珍附矣。

#### 繆荃孫 八（1916年6月15日）

鶴亭仁兄大人閣下

久不通信，大局決裂至此，夫復奚言。甌江寄迹，尚安隱如舊否？弟入春稍健，三月之杪入都，到館交卷，並候舊雨。花事已過，崇效寺之黃牡丹、公園之千株芍藥，最爲可觀。印臣刻書而窘，抱存購書而窘，並至成訟，極風雅事而殺風景矣。留京月餘，朋友均行，弟亦遂回滬江。帶上友人刻書兩種，小本則弟刻也。手箋艸艸，敬請

吟安百益

弟繆荃孫頓首

按《日記》丙辰（1916）五月十五日：<sup>[100]</sup>「與冒鶴庭信，寄《明史例案》、《董后傳狀》、小叢書，托吳世兄帶。」與此函所言對勘，正相符合，則此函即作於是日。函中所言之「友人刻書兩種」，據《日記》亦知，中《明史例案》係南林劉承幹於乙卯（1915）所刊，或者即係小山所代刊者；而《董后傳狀》則不詳其版本，所以以此書致送鶴亭，因坊間向有傳言云董后實即辟疆姬人董小宛，故鶴亭於此必爲關切。而至民國二十年末，鶴亭確亦撰《影梅

<sup>[96]</sup> 按：譚傳即附李氏傳而行，見於《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3441。

<sup>[97]</sup> 同註12，頁2476。

<sup>[98]</sup> 同註12，頁2789。

<sup>[99]</sup> 同註12，頁2890。

<sup>[100]</sup> 同註12，頁2958-2959。

庵憶語跋》以澄清事實，惜小山此際已一瞑不視，無緣一讀矣。又所言自刻之小本，《日記》則作小叢書，想為本年所刻之《煙畫東堂小品》諸本。上文已言，小山於丙辰四月五日入都，五月四日出京，七日申刻回滬寓。其四月九日《日記》記云：<sup>[101]</sup>「到崇效寺，牡丹極盛。」四月二十日記云：<sup>[102]</sup>「受之又約游公園，到武英殿看古物陳列所，又到社稷壇看芍藥，雖非荊棘銅駝，然亦傷心觸目矣。」正可與此函對讀。函中又言「印臣刻書而窘」，印臣者，即仁和吳昌綬，字伯宛，據《卷庵書跋》〈吳伯宛先生遺墨〉條：<sup>[103]</sup>「伯宛先生任隴海路局秘書時，屢於讌敘中接談，而未得請益之機會，其時收入尚豐，因喜購故籍及金石精本，整理刊印，不惜重資。性又豪邁，用度仍苦不足。民國六七年間，將嫁女蕊園，檢出所藏明刊及舊抄善本四十種，定價京鈔一千元出售，以充嫁資。余請張君庾樓為介，如值購之。是為余搜羅善本之發軔。其時京鈔甫停兌，市價八折。實費現幣八百元也。某年再入京，影刊《宋元詞集》已告成，初印若干部，無資續印……」可見吳氏境況一斑。而所謂「抱存購書而窘，並至成訟」，則未明所云何事？袁抱存嗜好極多，藏書僅為其一，其所以窘者，未必因購書而致。此言嘗因此致訟，則前所未聞者，或者即指其豪奪貴築黃彭年遺書事<sup>[104]</sup>，亦未可知。

小山與鶴亭之往來函件，所僅見者即此八通，然二氏往還顯然遠出於此，即以小山《日記》所記，鶴亭曾致小山函件多通，未嘗面世，如鶴亭收得小山所致第八函後，即曾回函並贈書致意，可見於《日記》五月二十三日：<sup>[105]</sup>「接……冒鶴亭信並《永嘉詩人傳》。」如此之類，未知是否留存天壤間？

小山《日記》言及鶴亭，至己未（1919）四月六日而止：<sup>[106]</sup>「吟詩贈冒鶴亭。」此詩亦未知尚存與否？數月之後，即民國八年（1919）十一月初一，小山以胃潰瘍發作辭世，得年七十有六。

[101] 同註 12，頁 2949。

[102] 同註 12，頁 2951。

[103] 葉景葵撰，顧廷龍編，《卷庵書跋》，《葉景葵雜著》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155。

[104] 可參柳向春，《袁克文藏書概略》，見於《藏書家》第十三輯（濟南：齊魯書社，2007）。

[105] 同註 12，頁 2961。

[106] 同註 12，頁 3274。

### 三、結 論

小山、鶴亭二人之交往，當遠出現今所知，即若小山《日記》所記，亦非詳備，如據《鄭孝胥日記》辛亥正月初四日：<sup>[107]</sup>「夜，與伯平同赴劉聚卿之約於西堂子胡同，觀大小忽雷及唐雷威、雷霄二琴。座客約二十人，晤繆小山、陳士可、冒鶴亭、方地山等。」而小山《日記》則言：<sup>[108]</sup>「赴聚卿挑菜會之招，見大小忽雷、馬香蘭熏爐。同人忽晤趙子衡世丈，又見汪穰卿、鄭蘇堪、王式通（書衡）、林紓。」再如本月十六日，小山《日記》云：<sup>[109]</sup>「冒鶴生又招飲，鄭蘇龕、胡思敬同席。」而《鄭孝胥日記》則云：<sup>[110]</sup>「夜赴冒廣生之約於廣和居，晤胡漱唐思敬、溫毅夫、趙堯生。」二人所記互有詳略，正可對勘。而即此亦可知小山、鶴亭兩人之往還，當非僅僅《日記》中所言者。此文夷考小山致鶴亭留存至今之八函，以小山《日記》及其他文獻為佐證，藉以彰明二氏往還事實，從中可見清末民初士人關注之焦點及世變後出處間之抉擇。鶴亭與小山，以小山公子入農工商部而結交，以輯刻書籍而深化。可見無論時事丕變，傳承文化始終為維繫傳統士人之紐帶。若此二人者，出處本既不同，年歲差異復懸絕，然其相交相知幾近十載，其間雖有它故，然二人之於傳統文化及文獻之汲汲用心，則無疑為其交遊往還之基礎。考覈傳統學者文人之交誼，執此一端以求，庶幾無誤。而疏解、研求鶴亭、小山二人書函之用意，亦即藉此為例，以證此說。

小山、鶴亭生前皆享盛名，後世研究者亦不乏其人。然以文獻難徵，且陸續尚有所見，故此項研究尚且方興未艾。茲以整理冒氏友朋書札之便，謹出小山所致鶴亭書札，略施疏解，一以助有心人詳考，且以見傳統學者之用心所在。

[107] 勞祖德點校，《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307。

[108] 同註12，頁2352。

[109] 同註12，頁2355。

[110] 同註107，頁1308。

## 後 記

小文初稿草及過半，突嬰文件損害之禍，悒鬱良久。幸得友兄萬年春先生大力，助為挽回其半，特此一申謝悃。而將及完稿，再罹此禍，雖經重草，已不復當時故色，悵惘何之！

## 參考文獻

- 王奎。《清末商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李稚甫編校。《李審言文集·學製齋書劄》卷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 冒廣生。《冒巢民徵君年譜》卷前，民國十二年刊本。
- 冒懷辛整理。《冒鶴亭詞曲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冒懷蘇編著。《冒鶴亭先生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 柳向春。《袁克文藏書概略》，《藏書家》第十三輯（濟南：齊魯書社，2007）。
-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諫諍類》（北京：中華書局，1984）。
- 馬亞中、陳國安校點。《范伯子詩文集·范伯子詩集》卷十六，《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
- 郭立暄、陳先行、侯怡敏整理。《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選輯·史部（續三）》，《歷史文獻》第五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
- 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石遺室詩集》（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 勞祖德點校。《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
- 陽海清編撰，陳彰璜參編。《中國叢書廣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楊洪升。《繆荃孫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 葉景葵撰，顧廷龍編。《卷庵書跋》，《葉景葵雜著》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錢仲聯編著。《近代詩鈔》（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錢鍾書主編。《書目答問》，《中國近代學術名著》本（北京：三聯書店，1998）。
- 繆荃孫著，李一華等編。《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 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195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92）。
-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劄》，《中華文史論叢增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The Friendship between Mr. Mao from Rugao and Mr. Miao from Jiangyin

Xiang-chun Liu

## Abstract

Mao Guang-sheng and Miao Quan-sun are both master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spite of their age gap, Mao and Miao are good friends. The existing eight letters between them and other related literatures help to sketch out their friendship and depict the way the literati scholars conduct themselves in society and their subtle psyche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

**Keywords** : Guang-sheng Mao (He-ting) ; Quan-sun Miao (Xiao-shan) ; Letters ; Relationship ; Research

Xiang-chun Liu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Shang Hai Museum ; E-mail: yafeil@126.com

